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第四回 區家莊智退莊客 金平城怒斬奸官

詩曰： 仗勢欺人總不宜，禍到臨頭悔恨遲。

為官若欲徇情面，管教性命喪當時

話說區仁山齊集莊丁教頭，喝令捉拿高天賜，重重有賞。已把各處路口，守得水泄不通，自己卻在旁觀戰。當下天子，舉起座椅，望著眾人打將過來，早把一人打倒。飛步上前，奪了他手上的刀，大殺一陣。雖然殺傷□餘人，因他重重把守，各莊客拼命死戰不肯退下。天子無路可出，忽然一想，我今別無出路，何不用關雲長單刀赴會、魯肅出園之計，以救目前之急？立了這個心，就一步一步退到區仁山身邊來了，出其不意，大叫一聲，將仁山攔腰一把挾了起來。就把左手的刀，在仁山頭上磨了兩磨。仁山嚇的魂飛魄散，大叫好漢饒命。天子喝道：「你若要狗命，快叫莊客們退下，開了門送我出去，若稍遲延，我先殺了你，再殺他們！」仁山連忙道：「我就叫他們開門便了。」隨叫眾人不要動手，快去開門，請高老爺出去。莊客們一聲答應，把兵器丟了，一路開門，不敢攔阻。

天子隨將刀架在仁山頸上，眼看四路，耳聽八方，挾了他走出莊門之外。意欲把他放了，回頭一想道：「我若把這狗子放了，他必定追來，雖無大礙，也要大殺一陣，萬一被他暗算了，到底不妙，莫如我把他拿到縣裡去，再擺佈他便了。」當下就一手挾著仁山，大踏步望金平城而來。

入城來到衙門，將仁山放下，拿住他辮子，上前提起拳頭，將鼓亂打，大叫伸冤。縣主隨即升坐大堂，令行役把二人帶進，問道：「你等有何冤情？快稟上來。」仁山被挾得氣喘未定，不能即答。天子隨即上前說道：「區仁山私造偽銀，恃勢騙混張桂芳雞兒一擔，因換銀子，彼此爭論，反誣他白天持刀行刺，瞞稟父臺，經已收監，又要把他妻子發賣煙花，逼她母子投河自盡，幸遇小可救回，因憐無辜，贈她白銀百兩，著桂芳之母杜氏前往懇求贖回桂芳，以息爭訟。不料仁山天良喪盡，又復將偽銀頂換，亂棍把杜氏打回，哭訴於我，只得親到仁山家，再三善言勸解，本欲多補些銀子，了結此事，免傷幾條性命。哪知他出言無狀，要索□萬銀子，方肯罷休。小可以正言責了他一番，他不但從，反喝令他家丁二三百人齊用兵器，圍住我廝殺。我萬難脫身，不得已拿他開路，嚇退莊客，故此來見縣尊，務求明鏡高懸，為民伸冤除害，實為公便。」

仁山此時氣喘定了，方上前打恭道：「這高天賜是江洋大盜，意欲劫劫小莊，被晚生識破機關，不能脫身，反陷晚生私造偽銀，強逼民命，望老父臺明鏡見萬里，為晚生做主，感恩不淺。」天子就把頂換的一百銀子送上說：「貴縣主驗明偽銀，望即派人查抄他家內，必有證據，如有虛言，甘願反坐。」這位徐知縣雖是清廉，但生性懦弱，諸多畏懼，當下聽了他二人口供，腹內明知區仁山品行不端，恃勢害民。因他與知府是同年交好，往往朋比為奸。自己官小，奈何他不得。又看這高天賜一貌堂堂，有如此膽量，必是有腳力之人，也不敢為難，忽想到何不將二人解到府衙聽其發落有何不妙？隨傳集兩班衙役，帶了高區二人，親解上府。

卻說到府署，隨即進內稟了知府胡濤，當即告退回行。胡知府也隨即升堂，傳進二人，略問幾句，不管皂白就將區仁山釋放回家。在公堂上將驚堂木一拍，喝令把高天賜押下候辦。天子不覺勃然大怒，大罵：「昏官，枉食朝廷俸祿，包庇鄉宦，偏斷重案，通同作弊，剝害良民，問你該當何罪？死在臨頭，還不知道，誰敢辦我！」狗官胡知府被罵，便喝叫手下：「與我重打一百嘴巴。」差役答應一聲，正欲上前，早被天子飛起左腳，把這差人踢下丹墀，又有數人撲上來，多被打得東倒西歪，不敢上前。知府見勢不好，正欲逃走，早被天子將知府一把拖了下來，按倒在地。胡知府大呼救命。但眾人誰敢上前？天子打得性起，用腳在他背上一踏，用力太猛，只見胡知府七孔流血，嗚呼哀哉！早有衙役飛報臬臺黃得勝，這黃得勝字粥臣，湖南人，與弟有勝同在衙中，忽聞有人在公堂上打死胡知府，即刻飛調游府，點兵前往捉拿。又傳令緊閉各城門，一面點齊衙役，前往會拿。各處路口派人把守，按下不表。

再言天子走入二堂，尋到一把大刀，復出大堂，將胡知府一刀斬為兩段。隨即出了府署。行未數步，只見街上兵馬圍攔來，天子心中一急，就奮勇殺將上去，連殺□餘人，手中大刀已不堪用了，兼且越殺越多，不能突圍。且街路又狹，不使用武。游府許應龍督領兵丁，會合臬署差人，用絆馬繩絆倒天子。幸而身上有五寶衫護著龍體，再有神兵暗助，因此毫不受傷。各兵一擁而來，回到臬憲衙中。黃得勝即刻升堂，吩咐將人帶上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當今聖上。得勝在京多年，因此認得，斯時大吃一驚，不知聖駕因何到此。只見天子昂然直立，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黃得勝，你可認得我嗎？」得勝此時連忙吩咐，將他帶進後堂，傳令掩門，書差各人退下。與弟有勝，急上前親解其縛，請天子上坐，朝見已畢，跪問聖上：「因何到此？臣等罪該萬死，還求陛下寬恕。」天子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卿家何以認得寡人？」得勝道：「臣當年在京當差，因此認得聖容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忠於國，朕當嘉獎，今日之事，卿宜守秘，可速備人馬，候朕旨到，去捉拿區仁山，不可有誤。朕因欲往江南一遊，就此去也。」兄弟二人即易便服，私送出城，叮囑而別。

再言天子回到店中，對日清說明，一宿無話。次早寫下密旨一道，著店家送往江蘇巡撫署中，賞銀□兩，作為路費，囑其切勿遲誤。店家取了書銀，立刻起程而去。天子使命日清收拾行李，投往別店住宿不提。

再言現任江蘇撫臺，姓莊名有慕，係廣東番禺縣人，是狀元出身，歷任江蘇巡撫。一日在署，忽接得密旨一道，忙排設香案，跪讀詔曰：

朕來游江南，路經金平府區家莊，遇民張桂芳之妻高氏，攜帶男女五口，連孕六命，欲投水自盡，悽慘之形，目不忍見。再三詢悉，為區仁山翰林誣陷其夫於死罪，威逼此婦發賣煙花，因欲存貞，故而自盡。朕當即面見仁山調處，幾為所害。金平府胡濤，狼狽為奸，被朕手刃，幸遇臬臣黃得勝，送朕出城。卿見旨，著即點齊人馬，會同該按察司，捉拿區仁山，就地正法，不得有違，欽此。

莊大人讀罷聖旨，謝了恩，即點齊五千兵馬，與中軍王彪連夜趕到金平府，紮下行營，令人知會黃得勝。當下黃臬臺領了合城文武，來到行營參見。隨與各官到店，迎接聖駕，豈知天子已於昨日起程去了。此時各官即會合大軍，將區家莊圍住。

區仁山一聞官兵前來攻打，就知不妙，忙請齊莊內一班亡命之徒，四面緊守。他莊上炮火一應齊備，急切難以攻下，一連圍了兩日，然他卻不敢出來迎敵，唯一味死守。官兵也不能近他，莊大人見他如此堅守，隨與臬臺商議，分兵四路，自去攻他南路，臬臺去攻北路，王彪攻打東路，金平游府施國英攻打西路。四面一同著力攻打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。果然，至第三日午刻，莊內炮火用完，官兵四面爬牆而入，開了莊門，大隊擁進，把那些莊丁殺死無數。區仁山帶著死黨教師□餘人，拼命殺出，正遇王彪的兵馬把他圍住，一陣亂箭，射死數人，仁山與餘匪，身負重傷，盡皆捉獲。當下打入莊內，不分老少盡皆捆了，抄出金銀數□萬，軍裝器械，不計其數，房屋放火燒了。莊大人即命黃臬臺將各要犯分別辦理。男子自□五歲以上者，一概就地正法，女子除該犯妻妾兒女外，所有下人及從匪家屬，均皆從寬赦免。是日復命，共辦男女匪犯五百二□三名，釋放婦女小孩七百餘名。莊有慕督同文武百官拜折後，即各回衙門。張桂芳及所有被害之人，均當堂釋放回家不提。

再說天子躲在一間僻靜的小客店中，打聽得莊巡撫辦妥此案，□分歡喜。念張桂芳之妻高氏貞節可嘉，就草詔一道，交日清持往，面給按察使黃得勝見旨，即在抄沒區仁山家產內撥錢□萬兩，賞予高氏，獎其節義。桂芳自得此銀之後，居家富厚，兼且樂善好施，後來五子均皆成名，出仕皇家，這且不表。再言日清回店復命，天子隨即起程，又往別處遊玩不提。

且說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孝悌村有一富翁，姓方名德，表字濟寧，娶妻李氏，自少離鄉做湖絲生意，歷年在南京城內朝陽門大街開設萬昌絲綢店，因是老店，人又誠實，童叟無欺，所以生意極為興旺，家鄉有兩個兒子，長名孝玉，次名美玉，都已成家立

業，掌守田園。方德每年回家一二次，店中所得銀兩，陸續帶回廣東，因此家中頗稱富厚。現在年近六旬，怕路途遙遠，往來辛苦，都叫兒子去做。一日方德偶然在鋪閒坐，時將午刻，天變起來，下了一場大雨，風又急，正在吩咐伙計，把店門暫閉，避過風雨再開。忽見一老者挑了一擔鹽，冒雨走進店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求各位大掌櫃，容老漢避一避雨，免得淋壞這一擔鹽，感恩非淺。」

方德聽見他聲音是廣東人，就動了鄉情，又憐他老邁，便忙應道：「不妨。」只管請進來。伙計見東家開口，就不敢阻攔，讓他挑了鹽進來。老者放下鹽，便與各人見禮。方德道：「請坐，請問仁兄，是廣東哪一縣人，在下也是廣東人。」老者恭答道：「原來東翁也是廣東人，失敬了，小可是連州連山八排洞裡土人，姓苗名顯，流落在此，已經有餘年，初時因為友人請來教習拳棒，不數年間，因病失館。前年老妻去世，又無兒子，只有女兒翠花，今年六歲，父女相依為命，萬分無奈，販鹽度日。幸而老漢有些手段，那些巡查的人，奈何我不得，因此稍可餬口。今日若非東翁見憐，我這一擔鹽就被雨水沖化了，沒有本錢，縱不餓死，也難過活了，實在感激不盡。敢問鄉親高姓大名，哪縣人？」方翁就報了自己姓名籍貫，又道：「我開這店，已三餘年，妻兒還在家鄉，如果苗兄不棄，得便可常來小店談談，彼此既是同鄉，如有本錢短少，也可資助一二。我現有銀兩，送你做別項生意吧。賣鹽一事，究是違禁之物，雖易賺錢，到底不妥，更加見雨就化水，連本多折了，似非良策。」

苗顯喜出望外，接了銀子，千恩萬謝說道：「如此輸財仗義，世間罕有，不知現在有幾位公郎，可在此否？俾得見識為幸！」方德答道：「兩個小兒，年中輪流到此，前日已回去了，大的今年二歲，小的六歲，都已娶妻室，在府城也開絲綢店，將來苗兄見他們，還望指教一二為幸。」彼此談談說說，那雨越下越大。已是申時時分，店中已安排晚飯，方德就留他用飯，苗顯也不推辭。待天晴雨止，才挑了鹽拜謝而去。

自此常來走動，果然聽方德所勸，不做販鹽生意，每每缺少本錢，開口借貸，方翁無不依從，就是遇見孝玉美玉兄弟，由粵到店省親，也無不仰體父親交厚之心，尊為世伯，著意敬奉的。苗顯因屢次有借無還，他父子並不介意，分感謝，就將平生的武藝盡行授予孝玉、美玉兩人。更見方翁雖是六旬年紀，精神面貌卻似四多歲的樣子，便與女兒翠花商議，欲將她送與方翁為妾，以報其周全之德，翠花倒也情願。次日到店內，對方翁說知，方德再三不允。苗顯流淚道：「第一我受恩深重，無以為報，二則小女得隨仁兄終身有靠，三來老朽多病，倘或不測，死也放心，務求念我父女一片誠心，實為萬幸。」方德見他如此誠懇，就向孝玉說知，孝玉也正慮父親年老，身邊無一妥當人服侍，今見他送女為妾，也可得她照顧，所以就竭力勸成。方德見兒子力勸，待次日苗顯來，就勉強應許。隨即選了吉日，接翠花入萬昌店內居住成親。各親友及同行中人，見其晚年納寵，不亞新婚，皆來恭賀。方德也備了酒肴歡呼暢飲，毋庸贅述。

未及二年，苗顯一病身亡，臨終之時將一身力學及秘傳武藝功夫、跌打妙藥，盡心傳授女兒。亡年七二歲。方德見苗顯去世，與妾翠花痛哭一場，就厚備衣衾棺木收殮，在他住處開喪掛白，七七做了些齋事，因他無子，就在南京擇地安葬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又及半年，苗氏生下一子，取名世玉，滿月之時，各親友俱來道喜，方翁晚年得子，也分得意。加以店中生意順遂，苗氏入門以來，性情和順，服侍小心，所以心滿意足，請了幾天喜酒。一場熱鬧過後，苗氏因遵她父遺訓，將兒子世玉自滿月起，先用跌打藥水渾身泡洗，次用竹板柴枝鐵條層層捆紮，使其周身筋絡骨節血肉，堅實如鐵。自小苦練，到三歲時頭戴鐵帽，腳著鐵靴學跳，漸漸加高。學拔竹釘，次拔鐵釘。六歲紮馬步，七歲開拳腳，埋樁柱，八歲學兵。至四歲，八般武藝件件皆通，力大無窮，周身盤筋露骨，堅實如鐵，性情又烈，專打不平，終日在外闖禍，未逢敵手。人皆知他是方德的兒子，將板門抬了受傷人，到店睡了櫃檯上，多方訛詐，方德只得認晦氣，出些湯藥費。幸而方翁平日人好，坊鄰善為調解，不至分吃虧。方德雖管束極嚴，無奈其母苗氏一味姑息，如掌上珠寶，每每鬧出事來。稍可掩蓋得過的，從不與他父親知道，私和人命，了事賠銀。世玉知母親肯為他遮瞞，越發大膽，交結朋友，揮金如土，初時還不過在本地左右引事招非，到後來弄到江南皆知他方世玉打不平的名號。方翁無可奈何，只得將樹枝亂打，雖用盡生平力打他，只作不知。他母又在旁多方保護，方德如何受得，因此與愛妾反目，也只得付之無奈。

偶然一日，方德欲往杭州收帳，是夜就與苗氏說知，囑其把一應行李衣服打點整備，明日下午出門。苗氏一面查點物件，一面道：「世玉在家如此淘氣，何不帶他出去走走，一來長些知識，二來在你身邊不敢作怪。」方老道：「出外不比在家，畜生若再招禍我如何擔當得起？」苗氏道：「男子漢不同女子，將來終要出門做生意謀食，帶他出去走走，或者得他改變也未可知。」方翁見她說的有理，只好應承。

一行晚景不提，次日起來，父子二人，一同起程望杭州去了。此一去有分教：

播臺之上傾肝膽，會館門中奪美名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